

陝西通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

西京之文大聖賢之經史實先之皆天下不祧之宗
宗祏也嘉靖志廣引書目比于四庫七錄萬曆本稍收詩文僅千之一
秦多作者班馬而外實繁有人文不勝載然卽以曹大家蘇若蘭之作後世有述焉可無表章乎作藝文志

制詞

皇清世祖章皇帝諭陝西詔

順治二年四月初十日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一

金三百九十七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周弘大賚天下歸心漢約三章秦民咸悅流賊李自成弒君害民多行悖逆神人共怒自速誅亡知朕誣膺

天命撫定中華尚敢竊據秦川抗阻聲教朕憫其荼毒久切痲痺爰整貔貅窮搜巢穴豫王移南伐之衆直搗嶠函英王秉西征之旄濟自綏德莫不追奔逐北斬馘獲俘百二山河定於俄頃實賴我

太祖

太宗之純嘏藉爾二三大臣之勳成以致予眇躬克

揚

大烈緬惟全秦黎庶莫非嘉師向因群盜縱橫迄無寧宇頻年捍禦旣竭脂膏一日染汙重遭湯火雖賊以此始必以此終要其受禍久而痛痛深未可過於秦人者矣朕執言弔伐本爲除殘旣受歸誠宜矜詿誤是用特施浩蕩咸與維新所有陝西地方合行恩例開列于後



一自順治二年二月初一日昧爽以前陝西通省地方官吏軍民人等有犯無論大小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併文武偽官等罪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相訟告者卽以其罪罪之

一地方初定亟需撫輯綱繆應設督撫鎮將等官以資彈壓會城根本之地應留滿洲重臣重兵鎮守其延寧甘固四鎮實在兵馬應行文清覈以便裁定經制潼關商雜及楚蜀衝要地方應酌量置兵控扼著吏戶兵三部作速確議具奏

一陝西通省地畝錢糧自順治二年正月爲始止徵正額凡加派遼餉新餉練餉召買等項悉行蠲免其大兵經過地方仍免見糧一半歸順地方不係大兵經過者三分免一西安等府州縣遭寇焚掠獨慘應聽撫按官察明順治二年錢糧應全免者全免應半徵者半徵

一大兵初入陝西境內該地方文武官紳倡先募義殺賊有功以城池歸順者該部通行察叙具奏定奪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二

無五百九十九

一該省地方前朝文武進士文武舉人仍聽該部覈用

一該地方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泛差徭八十以上者給與絹一疋綿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有德行著聞爲鄉里所敬服者給與冠帶榮身

一有司徵收錢糧止許正數不許分外侵漁秤頭火耗違者治以重罪

一該省生員鄉試舉人會試俱炤直隸各省事例一體遵行各學廩增附生員仍舊肄業俱炤例優免其有被闖賊威逼曾受僞職者盡行赦宥生員歸學舉人准赴京會試

一該省各府州縣衛學廩生准炤恩例每學貢二名

一歷代帝王陵寢在秦中者有司炤例以時致祭及名臣賢士墳墓俱嚴禁奸民掘毀

一凡詭言妖術煽惑平民聚衆燒香僞造符契擁集兵仗其傳頭會首怙惡不悛者自當嚴緝正法

脅從人等果能改邪歸正解散力農前罪免究如執迷不悟被人告發者不赦

一該省肅州地方嘉峪關外西域三十八國部落之長投誠歸順者撫按官察實具奏以便昭例封賞

一西番都指揮指揮宣慰招討等司萬戶千戶府所等官舊例應於洮河西寧等處各茶馬司通貿易者惟昭舊貿易原有官職者許至京朝見授職

一切政治悉因其俗
一各州縣土寇有乘機竊發賊首已經就擒脅從歸農復業及脅從共擒賊首赴所在官司連名自首者前罪并赦勿論

一地方兵馬投順仍願在伍効勞者各清查實在數日准與造冊酌用
一地方初定有司未及銓除撫按當亟行察覈一切為賊迫脅情出于不得已者無論有司及鄉紳舉貢不妨量才題委俟事平另行定奪但不得濫及匪人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三 梓五百二十六

一陝中在今日撫卹為救民第一義撫按不得聽從有司濫准詞狀以戕害良民果有奸惡不法大者題請小者撫按拿問依律懲處一切紙贖折罰嚴行禁革務令州縣官一意課農仍于歲終察其荒熟多寡以分殿最

一越訴誣告屢經嚴禁該省人民初出湯火尤宜息訟務農凡戶婚田產小事止就有司歸結人命劫盜重大事情方赴撫按告理倘奸棍訟師誘陷愚民入京越訴察出一併反坐

於戲慰苗民于清問鰥寡有辭恢湯網而克寬雲霓在望式諧群志於迓
天休拯溺救焚非敢私于西土承流嚮化期其喻于多方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祭告西嶽華山文 順治八年四月初七日 康熙元年祭告文同

神穹窿豫鎮聳峙蓮峯萬品賴成祥生仰盛朕誕膺

大命祗荷

神休特遣崑崙官用伸殷薦惟

神鑒焉

祭告西鎮吳山文

順治八年四月初七日
康熙元年祭告文同

惟

神毓秀五峯建維三輔瞻岐帶渭青物福民朕誕膺

天命祗荷

神休特遣崑崙官用伸殷薦惟

神鑒焉

祭告橋陵文

順治八年四月初七日
康熙元年祭告文同

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維道統而新治統聖賢代起
先後一揆功德載籍炳若日星明禋大典亟宜肇

隆敬遣崑崙官代將牲帛

神其鑒享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御製

禮四

二百六十六 德

歷代御製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

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悉發關中兵收用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求賢詔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長久世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御製

禮五

大五百三十六

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義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手勅太子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

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耶

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又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

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文帝不受獻詔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

先安之其令四方無復來獻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

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三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

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匹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禮

六

才五月九年三

賜尉佗詔書

朕高皇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孝惠皇帝棄世諸呂為變賴功臣

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能獨利乎必多殺將吏以爭南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且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

如故

景帝立孝文廟樂舞詔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

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附奏武帝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附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能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俾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千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卿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頌繫老幼等詔

高年老長人所尊憐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諸儒當鞠繫者頌繫之

讞獄詔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所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交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當讞之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七

梓五百八十三

禁采黃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知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朕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問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卿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優孝敬選豪俊講文學謀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起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閩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遣謁者巡行詔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

體支體傷則心惜但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為霍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八

注五百八十二

遣博士循行詔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貨衆又禁兼并之塗故改幣以約之

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論夫仁行則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處吏因乘執以侵蒸庶那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人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使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入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察茂材異等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

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皇帝令民母出田租等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

母令民出 今年田租

宣帝罷車騎等屯兵詔 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令

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有喪者勿繇事詔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

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收歛送終盡其子道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有

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九 王五百四六

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

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憫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賑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

戚天下鹽賈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

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答若瘦死者所坐名懸爵里丞

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徒使之者不

恣死者不恨則可謂吏矣今則不問其罪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

不知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

平法或擅興錄役飾屬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
取名譽警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
頗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
郡國被灾甚者無出今年和賦

親奉祀詔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
禮也間者上帝之祠屬而不親十有餘
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齋戒親
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益小吏祿詔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
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
益吏百石以
下奉十五

賜趙充國璽書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
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少兵
民守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斛豪吏數
千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
其畜食至冬羌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痺

陝西通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 禮十 御製

疥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
引軍並進使羌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異
離其黨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將軍急
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又制詔後將軍問苦脚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
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
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地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

擊先零羌即疾驅電毋行獨遣破羌彊督將軍
又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西羌可勝之道今聽將
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
軍彊食慎
兵事自愛

元帝遣光祿大夫循行詔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
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

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
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
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
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

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氣庶幾
庶幾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

議律令詔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初陵勿置縣邑詔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

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虜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士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意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一 英五百九

赦天下詔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云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

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又赦詔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

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

曉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蓋聞安民之道本孫陰陽

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

輪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憫焉未惟悉庶之機寔

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豈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賜馮奉世璽書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

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
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呼敵之名大為
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
明也朕甚恠之上書言羌敵依深山多徑道不得
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
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
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
東弘農越騎迹射仗飛教者羽林孤兒及呼連系
疇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
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
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
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
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
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敵

成帝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
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

十一

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
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
遇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
陵勿徙吏民今天下無有動搖之心

減死刑詔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

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
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
及民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校
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其審核之務唯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唐太宗建三師詔

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
師傳哉前所建令遂不親三師之

位黃帝學太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
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
號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
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

無師傳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卽著置三師之位

謹死刑詔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省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奏聞

金鏡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之無爲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贊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慄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其末享萬乘之尊以垂百年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同者何也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觀治亂之本原足爲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則享太平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十三

卷六百三

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以遨遊將爲任使以任使將爲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爲愛也人云桀紂耽於聲色予將爲不好也何以知之然桀紂命不終於天年樂於一世以此此不好也舜禹命壽於終樂畢於世予謂之愛也夫人有寬躁強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授其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剝孕婦剖人心斷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射吳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戒其國有扈之君恃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况於左道乎何况於不爲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

威之所致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
塞大隄出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沉定無凌空
之劫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講大匠
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爲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
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榱桷所有
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治水者也非獨屋有棟梁
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予思三
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
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
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爲忠者必
少開諂諛之道爲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器也民
猶水也方圓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爲永
誠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郊
子文王學於號叔聖人且猶若此何況於凡人者
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
思雨亂君疾勝已如讐視不肯如子懷之中心何
日覽忘王莽僞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
恩惠之風有初無末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毀在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禮十四

運覽十七

不遙若驚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舟不盛
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
主有闇主高祖禰衣於廊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
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戮於夏桀楚莊暇隙
而懷愛武侯罷朝而含喜闇主護短而永愚明主
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
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
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
時令不行暄寒失序則猛獸肆毒蟲螟爲害夏桀
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以此觀之豈非天道之
數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
剪爪爲犧千里降雨太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
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或
云爲君難或云爲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
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此
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
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禍殷
紂致飛砂之災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耜

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飢寒不爲之哀觀其勞苦不爲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爲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爲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爲失才知惡不黜則爲禍始又人才有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產善爲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卒安劉氏之宗齊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捨短取長然後爲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今古奔馳貴賤不等爲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爲慈親所安魯參仁也不爲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爲孝臣苟順者不得爲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安國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換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也子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睦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諫之道以此觀之足爲末鏡白起爲秦平趙乃破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爲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讎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爲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如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爲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肯道違禮非唯損已乃爲賢人之所笑卑身勵行實爲君子又爲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爲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爲曲私任使賢良則謂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敷則謂太繁辭寡則謂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慄留心寬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內莫非王土要荒爲枝葉畿甸乃根本古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內相而伊尹傳說人所希逢至如鎮積冰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

李牧當今罕過道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啓而不
遣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
與夕惕無忘斯事爲上猶然何况臣下易云書
盡言言不盡意今畧陳梗槩以示心之所存耳古
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
學以爲己聊書所懷想達見群賢不以爲瑣也

德宗奉天改元赦

濟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

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
既往未言思答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
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
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
予小子獲續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
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若安忘危不
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
上通事既壅隔人情疑阻猶昧省己遂致興戎徵
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十六

御製

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視
剪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
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渡畔空於杼軸轉死溝
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
不審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賊
臣乘釁肆逆滔天自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
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醜貌罪
實在予末言愧悼若墜淵谷賴夫天地降詠八神
叶謀將相竭誠瓜牙宜力屏除大盜載張皇維將
弘永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
卿百僚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
俯遂輿論昨因循省良用震然蓋陰陽不測之謂
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顯惟此朕非所宜當文者
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分也之不較亂是用與
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
今已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
夫人情不常係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
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

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
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
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日
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在膺將相
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惟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
疑懼不自保安兵與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
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
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致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
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
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滔
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至誠務欲
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
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
道棄義莫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
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
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

陝西通志

卷之三十二

藝文

御製

禮十七

逆劫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
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
流人配隸及罰藩鎮効力並緣罪犯與諸使驅使
兼別敕官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許歸者
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反逆錄坐承前恩赦
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
收叙人之行義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群材
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况黜
免之徒沉鬱願以朝過夕用勿拘常例諸軍諸道
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
勤王捍國金城驅除大憝赴危難者其節著復社
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獎典錫名疇賦永永
無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
三等子孫有過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
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
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迴給家口其
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
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